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十一

實用編

六經類

樂

測律第一

十二律分寸設第令差毛釐纖忽即其聲必非本律名爲大呂而實非大呂名爲太簇而實非太簇將何以感召太和遷律令人致正坐此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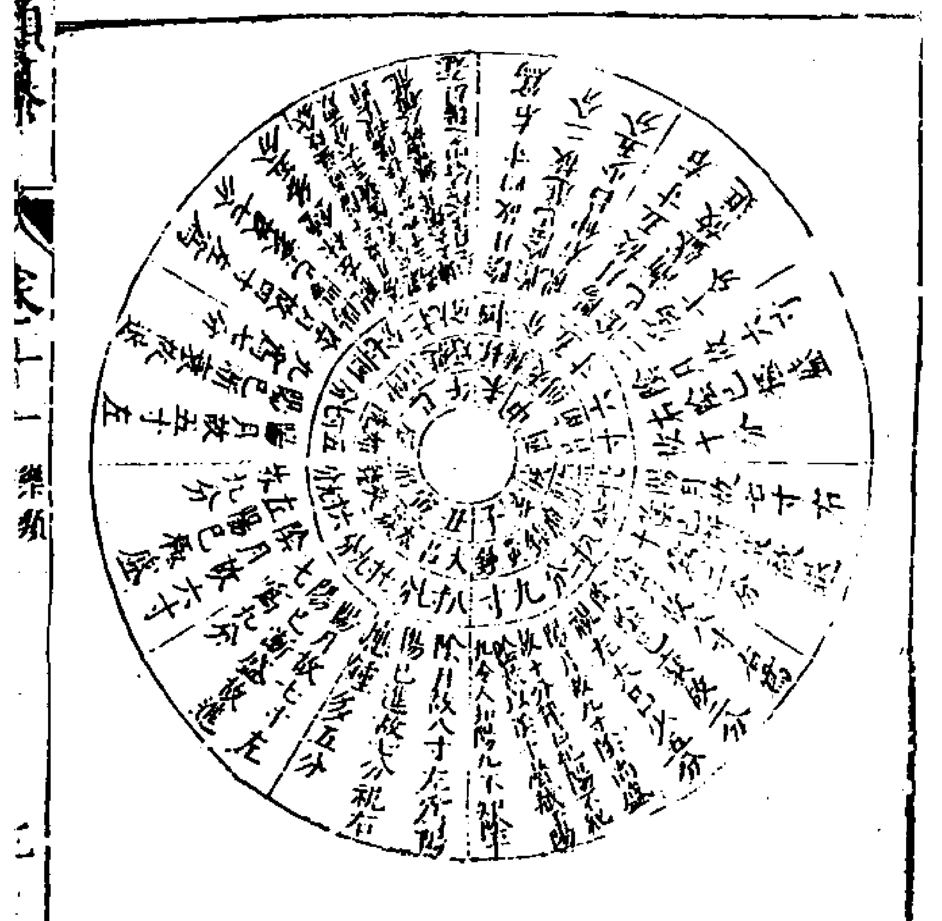
十二律次序歌○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繼橫成調成圖皆以此序爲正。

十二律分寸歌

○黃鍾九寸大八七。太簇七九夾六九。姑洗五七仲四七。大餘三九小三九。上六律大餘三十九寸小餘三寸九分

○蕤賓三二九林四二。夷則五寸南六數。無射七二應八二。大餘三三小十五數上聲○下六律大餘三十三寸小餘一寸五分

律呂分寸圖



瞿九思測此律呂分寸圖與造化闔奇集不闢合其圖象皆散凡原理觀化玩易措嚋木數諸篇隨推發博彼此互凡此特其篇耳

據此書辨從前律樂盡翻然實有妙悟于嘗中夜思之而有得

定律法　河圖五十居中、洛書五居中、居中者虛而不用則五十乃天地之體數、除五十中數之外、河圖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七居西、四居東南、二居西南、八居東北、二居西北、而其位亦凡八、則八乃天地之用數。故律呂損益皆當以八分爲率。然易云參天兩地而倚數、又云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則是此參伍參兩、但當陰以八錯綜於其間而不當明以八呈象於其外。況既云參伍、則當分其八爲三五、而合三五以成八、既云參兩、則當分其八爲四二二二兩兩而合四二以成八、既云錯綜、則黃鍾大呂蕤賓林鍾尊而

分者皆爲即屬陽而用全但當以兩律而合[illegible]
法當先用三次用伍而參其伍以參天故黃鍾[illegible]
以三分損益爲法大呂林鍾以五分損益爲法此之
謂參伍太夾姑仲夷南無應卑而居後者即屬陰而
用半須當以四律而合爲八其法當先用二次用二
次用二次用二而四其二以兩地故太夾姑仲以各
損二分爲法夷南無應以各益二分爲法此之謂參
兩黃太上六律蕤林下六律前律也屬陽此四律但兩律即成八可見陽全但用一分太夾姑仲上六律後律也夷南無應下六律後律也屬陰此八律必四律方成八可見陰半須兼用二分此亦參天兩地之義

今定律於筭枰右第一位置三筭第二位置五筭合三五是爲八第三位置二筭第四位置二筭第五位置二筭第六位置二筭合四節二是爲八○於枰左置黃鍾九寸爲實以第一位三筭爲法於九寸內減三分得八寸七分爲大呂○置大呂八寸七分爲實以第二位五筭加於第一位三筭成八即以八爲法於八寸七分內減八分得七寸九分爲太簇○置太簇七寸九分爲實以第三位二筭加於第一位八筭成十十爲一寸即以十爲法於七寸九分內減一寸得六寸九分爲夾鍾○置夾鍾六寸九分爲實

以第四位二筭置於第二位併第一位十筭成十二（十二爲一寸二分）即以十二爲法於六寸九分內減一寸二分得五寸七分爲姑洗律呂惟十二故其損益以一寸二分爲極今自三分減至一寸二分則其勢已窮窮則必返矣故姑洗至蕤賓復自十二返而至十以十爲法復自十寸返而至八以八爲法○置姑洗五寸七分爲實以第五位二筭爲準用減第二位三筭餘十（十爲一寸）即以十寸爲法於五寸七分內減一寸得四寸七分爲仲呂○置仲呂四寸七分爲實以第六位二筭爲準用減第一位二筭

餘八即以八爲法於四寸七分內減八分得三寸
九分爲蕤賓此上六律參兩參伍錯綜之法○上
六律加減畢後復於筭枰右第一位置三筭第二
位置五筭第三位置二筭第四位置二筭第五位
置二筭第六位置二筭如初○於枰左置蕤賓三
寸九分爲實以第一位三筭爲法於三寸九分外
加三分得四寸二分爲林鍾○置林鍾四寸二分
爲實以第二位五筭加於第一位三筭成八即以
八爲法於四寸二分外加八分得五寸爲夷則○
置夷則五寸爲實以第三位二筭加於第一位八

[illegible]以十爲法於五寸外加一寸得六寸爲

南呂○置南呂六寸爲實以第四位二筭加於第

二位并第一位十筭成十二即以十二爲法於六

寸外加一寸二分得七寸二分爲無射律呂惟十

二。故其損益以一寸二分爲極。今自三分加至十二

寸二分。則其勢已窮。窮則必返矣。故無射至黃鍾

復自十二返而至十。以十爲法。復自十返而至八。

以八爲法。○置無射七寸二分爲實以第五位二

筭爲準用減第二位二筭餘十即以十爲法於七

寸二分外加一寸得八寸二分爲應鍾○置應鍾

八寸二分爲實以第六位二筭爲準用減第一位二筭餘八即以八爲法於八寸二分外加八分得九寸爲黃鍾此下六律參兩參伍錯綜之法

老陽之策三十六倍之爲七十二七十二乃乾坤槖籥兩其七十二即坤之策一百四十四三其七十二即乾之策二百一十六今十二律大餘黃九寸大八寸太七寸夾六寸姑九寸仲四寸㽔三寸林四寸夷五寸南六寸無七寸應八寸正得七十二寸此見太渾脗合造化老陽爲乾乾爲天律出於天道故脗合老陽之策○河圖南方二七洛書南方爲九合之得一百八十一百八十

乃乾坤大櫜籥進老陽三十六則爲乾之策二百一十六退老陽三十六則爲坤之策一百四十四今小餘合二分七分九分正得一寸八分此見小餘脗合造化〇先天乾居正南南爲天位樂記謂樂由天作則十二律當以南方立極河圖二七在南則十二律小餘皆當從二從七洛書九在南則十二律小餘皆當從九今林鍾果四寸二分無射果七寸二分應鍾果八寸二分與河圖正南之二脗合大呂果八寸七分姑洗果五寸七分仲呂果四寸七分與河圖正南之七脗合太簇果七寸九分夾鍾果六寸九分蕤賓

果三寸九分與洛書正南之九暗合其二分者三律七分者三律九分者三律而自二七九之外更無小餘餘一分三分四分五分六分八分者以律呂象天其數從九而九分為九。二分七分亦合而為九故也此見小餘暗合造化○班固律曆志曰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韋昭曰天數一三在上七九在下以五為中地數二四在上八十在下以六為中則五六乃天地之中數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則九乃天之極數五六九此三數故尊不當有小餘故夷則五寸[illegible]天之中數者南呂六寸得地之中數者黃鍾九寸

得天之體數者皆無小餘也十二律自黃鍾順數黃鍾既居九則大呂居十太簇居十一夾鍾居十二姑洗居一（律呂但止於十二故姑洗居一）仲呂居二蕤賓居三林鍾居四夷則居五南呂居六無射居七應鍾居八可知姑洗亦五寸同夷則夾鍾亦六寸同南呂而皆有小餘者以姑洗居一而未嘗居五夾鍾居十二而未嘗居六故尚有小餘也然姑洗居一為十二律之始夾鍾居十二為十二律之終是以姑洗雖有小餘而尚得天之中數以為五寸夾鍾雖有小餘而尚得地之中數以為六寸與他律不同也此見大餘脗合造化○

乾數九坤數六五十四者六九之數也不九上六下而反六上九下者此亦泰卦坤反居上乾居下之義兩其五十四即一百單八兩其一百單八即乾之策二百一十一十二其一萬單八即十二萬九千六百爲元會運世之總數令小條合林鍾二分無射二分應鍾二分大呂七分姑洗七分仲呂七分太簇九分夾鍾九分蕤賓九分正得五寸四分此見小餘脗合造化〇陽每爻之數三陰每爻之數六乾陽爻三得數九坤陰爻三得數十八震陽爻一得數三陰爻二得數十二坎陽爻一得數三陰爻二得數十二艮陽爻一得數三陰爻二得數十五

巽陰爻一得數六陽爻二得數六離陰爻一得數六陽爻二得數六兌陰爻一得數六陽爻二得數六合之得一百單八故兩其一百單八即爲乾策此見小餘將合造化

定律說黃鍾九寸漢以來已然矣弘治中莆田有李文利者謂黃鍾爲三寸九分其說頗高偉所論著律呂元聲可見後金谿黃積慶作樂律管見即墨王邦直作律呂正聲此兩書與元聲即小異其至其謂黃鍾三寸九分大抵皆文利說也文利謂黃鍾三寸九分升六分而大呂爲四寸五升九分而太簇爲五寸四

升九分而夾鍾爲六寸三升九分而姑洗爲七寸二升九分而仲呂爲八寸一升九分而蕤賓爲九寸降六分而林鍾爲八寸四降九分而夷則爲七寸五降九分而南呂爲六寸六降九分而無射爲五寸七降九分而應鍾爲四寸八大率諸律皆以九分升降獨大呂當丑月陽尚微而不能遽升故其升以六分林鍾當未月陽尚盛而不至于遽降故其降以六分此其說誠簡易可聽黃積慶十二律分寸率本文利王邪直亦本文利而九六升降與文利又復小異謂黃鍾三寸九分升九分而大呂爲四寸八升九分而太

論律異
之姊也

簇爲五寸七升九分而夾鍾爲六寸六升九分而姑洗爲七寸五升九分而仲呂爲八寸四升八分而蕤賓爲九寸降九分而林鍾爲八寸一降九分而夷則爲七寸二降九分而南呂爲六寸三降九分而無射爲五寸四降九分而應鍾爲四寸五降六分而黃鍾爲三寸九此兩說即互有得失然皆獨剏天下開其言而悅之於是信古者旣斷然以黃鍾九寸爲是。而以三寸九分爲非。好奇者又斷然以黃鍾三寸九分爲是而以九寸爲非。始余以兩說相提而論文利謂陽氣自冬至後已漸升而遞律乃反減則是氣有餘

而管乃反不足陽氣自夏至後已漸降而遷律乃反增則是氣不足而管反有餘此說求管非是且造化升降必皆以漸固未有驟然而升降者必如史遷之律是黃鍾之大呂不過降六分有奇而大呂至太簇不過降三分有奇太簇至夾鍾不過降五分有奇夾鍾至姑洗降三分有奇姑洗至仲呂降五分有奇仲呂至蕤賓降三分有奇蕤賓至林鍾降三分有奇林鍾至夷則降四分有奇夷則至南呂降一分有奇南呂至無射降四分有奇無射至應鍾降二分有奇而應鍾至黃鍾忽驟升四寸二分四釐不合地盤虛消息

或恐不應遽爾懸絶至此其說誠未嘗弗是余因其
說推之一六最少而河圖一六居北一尤最少而洛
書一實居北坤數六六最少而先天坤實居北坎數
一一尤最少而後天坎實居北則黃鍾居北方子位
者其律數當亦少似果當以黃鍾爲三寸九洛書九
居南而河圖合二七以爲九亦居南先天乾居南而
易曰乾元用九後天離居南而離爲九則蕤賓居南
方午位者其律數當亦爲九似果當以蕤賓爲九寸
東南爲陽西北爲陰律呂本於洛書以東南爲根宗
以黃鍾爲主本而洛書東爲三南爲九合之爲三九

果節之說亦可近取

則黃鍾似果當爲三寸九。尚書曰身爲度。康節曰指節可以觀天。夫中指端爲蕤賓。而中指獨長。則蕤賓似果當爲九寸。名指端爲林鍾。而名指微長於食指。則林鍾似果當爲八寸四。食指指端爲仲呂。而食指微短於名指。則仲呂似果當爲八寸一。小指卑。猶應鍾而小指乃更短於食指。則應鍾似果當爲四寸八。大指尊。猶黃鍾而大指乃更短於小指。則黃鍾似果當爲三寸九。文利之說誠未嘗不是。顧余獨疑自千載以來。世皆謂黃鍾爲君矣。寧有黃鍾既爲君。其律本三寸九。而千載誤以爲九寸。卒莫能釐正。是三寸九

本爲君而千載反抑之以爲臣九寸本爲臣而千載反昂之以爲君者冠履倒置已極而天地豈猶不墜如是則黃鍾恐必非李說本寸說卽未嘗不是而李特論其細吾說卽未嘗不迂而吾則論其大且余嘗擊鼓審聲矣其傍鼓則聲洪及去鼓寖高則聲漸細又聽篴聲其傍孔則聲洪及去孔寖高則聲漸細由是則黃鍾爲九寸而蕤賓爲三寸九分何疑且凡天地之間五行萬物如水火如土木其孰不本粗而末銳卽冶人謂產鐵亦然夫如是而黃鍾斷然九寸無疑矣黃鍾既定其它十一律獨蕤賓尊居南方當天地

之正中與黃鍾爲偶爲十律所取則蕤賓三寸九分定則十律可以取次而定何者乾用九坤用六造化至乾坤巳定矣叅其天得三九二十七坤爲地兩其地得二六一十二以一十二合二十七爲三十九果脗合參天兩地之正數以蕤賓當天地之正中居叅天兩地之正數則蕤賓爲三寸九分無疑與黃鍾之宮合少同爲三寸九分如是蕤賓又定天下理而巳矣舍理不求而徒區區求之絫黍及候氣及索古銅梟玉尺以爲律準是謂舍本徇末何能有得頃余持論一歸本於理即以之而試於絲試於竹而絲竹或不叶恐亦當移

絲竹以就理慎不當舍理而姑爲遷就以狥絲竹況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寧有執理持論莫合造化而不可奏之於郊廟邦國者哉

或曰七九十一爲陽八十十二爲陰律呂頗從陽則參伍錯綜似當以七九十一爲法乃令以八十十二爲法是律呂從河圖而非從洛書矣余謂河圖洛書相爲表裏河圖必得洛書之一二三四五然後成方而洛書亦得河圖之二四六八然後成圓蓋用圓反至成方而用方然後成圓譬猶一一筭于此若加一筭之陽反至成二筭之陰必加二筭之陰然後成三筭之陽〇或曰黃鍾執實最初損益之時其不以偶數損益而先以奇數損益何也曰加欲其方以成圜必先以一之奇數立始而加以二之偶數方可成三之圓若最初即以二之偶數立始而加以二之偶數可此必成四之方何以能圓且樂道人道其最初安可用偶令最初之以三損益益從圓以象天道圓諸伶州鳩謂律呂紀之以三三成於十二殆有以識此矣〇

或曰然則其最初不以一損益何也曰以一損益則所差但一分實有律呂但十二而兩律但相去一分者且造化乃四片自一至三爲一片自四至六爲二片自七至九爲三片自十至十二爲四片康節謂天之體數因而用者三不用者一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體雖其四而其一常不用故天地大運終于一十二萬九千六百而訖始于三余損益諸律而訖始于三意益如此○或日于之定律用八用十用十二自八至十相去三自十至十二相去三而自三至八乃相去六遠近不同何也曰康節謂一生六圖者一變則生六今以三去始自三至八是一變則生六也○或曰一變則生六玩康節似謂除一復生六齊一當爲七令以二立始一變則生六似當用九而不當用八曰所謂生六乃亓一言之非除一復生六也玩康節一變則生六除一則五也之說可是若一終生六爲除一言之則以三五始當即用九九圓數以三加九則及成十二之方乃毀圓以成七作得爲裁方以成圖律呂並與諸書不相侔矣

新謂三代樂制其聲即從秦火而樂器則猶存瑟郎

備十二律然無徵簫管笙即備十二律然莫可得分寸獨琴備十二律其徵有短長可因以探古律故壹以琴定律意以琴徵爲準。

疑古第二

凡造化必有中有中則左右得傷此以生短長東西得傷此以定升降古今諸律法冬至而後所盈所損益幾何卽夏至而後所縮所損益幾何是冬至夏至固造化之中也十二律所謂中安在乎黃鍾居子甤賓居午黃鍾甤賓固十二律之中也乃今所居位其左右諸律皆左亦爲損分右亦爲損分非前益而後

損非左損而右益黃鍾蕤賓果可得爲中乎無將左右律則可謂左損右益矣然無射律之幾盡者既非當蕤賓夏至之半又非當夾鍾南吕春分秋分之半果可以無射爲中乎況其左益者但一律而其左其右其損者乃十律無射又可得爲中乎無射既非中蕤賓又非中黃鍾又非中則此律遂漫然無紀將安從定中聲也夫盈天地間一而已矣一即十也十即一也故遲六即疾必四朓三即縮必七不如是則十不成化不滿令其左右律多者愈多少者愈少消於此亦不必長於彼盈於前亦不必縮於後尚猶得爲

發是

吾嘗讀律書最有此一番大疑方有一番大悟

律曆一道乎哉夫升降皆可以譬律也人降山亦然月之盈虧潮之進退晝夜刻之短長皆可以譬律大率有升必有降其消息必以漸損益必適均今黃鍾至無射十一律皆遞降而應鍾始一升是有降而無升且其降也漸而其升則驟是消息不以漸抑十一律損益所少者不過二分二厘而多者遂至四寸三分是損益非適均也必如漢律是戒途者日行九十自子至戌第不過或五十步而止或百步而止乃至亥忽疾行四十三里是以九十策分予十有二人其十一人人不過二策三四五策其一人獨四十三策

謂有是乎此其說多可疑請以漢律及大衆二厤布
為圖說以覩損益較今統曆若晝一也

漢律損益圖

律	節氣	長	損益
黃鍾	冬至	九寸	損六分二厘四毫
大呂	大寒	八寸三分七厘六毫	損三分七厘六毫
太簇	雨水	八寸	損五分六厘二毫七絲
夾鍾	春分	七寸四分三厘七毫三絲	損三分三厘七毫三絲
姑洗	穀雨	七寸一分	損五分一厘六毫五絲四忽
仲呂（中）	小滿	六寸五分八厘三毫四絲六忽	損三分零三毫四絲六忽
蕤賓	夏至	六寸二分八厘	損二分八厘
林鍾	大暑	六寸	損四分四厘九毫
夷則	處暑	五寸五分五厘一毫	損二分五厘一毫
南呂	秋分	五寸三分	損四分一厘五毫二絲
無射	霜降	四寸八分八厘四毫八絲	損二分三厘四毫八絲
應鍾	小雪	四寸六分六厘	益四寸三分四厘

司損者十一益者一準 與曆六呂六律六損六益從不相合

唐大衍曆盈縮分

節氣	律	盈縮分
冬至	黃鍾	盈二千三百五十三
大寒	大呂	盈一千三百九十
雨水	太簇	盈五百八十六
春分	夾鍾	縮二百一十四
穀雨	姑洗	縮九百七十六
小滿	仲呂	縮一千八百四十五
夏至	蕤賓	縮二千三百五十三
大暑	林鍾	縮一千三百九十
處暑	夷則	縮五百八十八
秋分	南呂	盈二百一十四
霜降	無射	盈九百七十六
小雪	應鍾	盈一千八百四十五

古今諸曆盈縮損益之數其分杪微茫冬至皆同夏至大寒皆同大暑雨水皆同處暑春分皆同秋分穀雨皆同霜降小滿皆同小雪則律呂損益之數黃鍾當同蕤賓大呂當同林鍾太簇當同夷則夾鍾當同南呂姑洗當同無射仲呂當同應鍾能不少毫釐差忒

宋乾元曆損益率

節氣	律	損益率
冬至	黃鍾	益一百七十
大寒	大呂	益一百一
雨水	太簇	益四十三
春分	夾鍾	損十四
穀雨	姑洗	損七十一
小滿	仲呂	損一百三十三
夏至	蕤賓	益一百七十
大暑	林鍾	益一百一
處暑	夷則	益四十三
秋分	南呂	損十四
霜降	無射	損七十一
小雪	應鍾	損一百三十三

古今諸曆盈縮分損益率莫不皆然特舉一以例其餘說見大衍曆

疑三分損益漢志曰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三十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通典曰增減之法皆以三分爲度上生者皆三分益一下生者皆三分去一以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漢志曰黃鍾三分損一下生林鍾三分林鍾益一上生太簇三分太簇損一下生應鍾三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一上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仲呂

三分損益此從自管敬仲然敬仲謂五音非謂十二律○淮南客乃嫁其說於律遂謂十二律亦復下生上生上生下而所損益皆以三分一此其說恐不然淮南客從善工文詞妄飾管說爲此而馬遷謬信之著在

律書度管仲不過謂宮聲濁宮數多而商次之角又次之徵又次之羽又次之姑爲此以示樂猶云如宮聲八十一則商聲當七十二角聲當六十四徵聲當五十四羽聲當四十八其多寡相去之數當大畧如是欲制律者必衷多益寡適得其平而不爽後之人遂移其損益於律也孟子謂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若因管氏謂五音三分損益而亦復以十二律爲三分損益則是以五音正六律而不得以爲六律正五音矣土旺四時自不與火金水木並論流行之序宮王五音自不與徵商羽角並論流行之序宮既居中勿

論則樂道象天南方屬徵由中央逆至南方宮之外自當起徵矣徵為夏商為秋羽為冬角為春夏既生秋則自當以徵生商秋既生冬則自當以商生羽冬既生春則自當以羽生角春既生夏則自當以羽生徵徵商羽角皆自上而下其序最順秋非在夏前商非在徵前不可謂徵上生商春非在冬前角非在羽前不可謂羽上生角必如上生下生之說則是四時之序惟秋之生冬春之生夏方為順生而夏之生秋冬之生春皆為逆生夏冬豈逆生[illegible]耶管子宮聲入十一三分損一分而為徵徵聲五十四三分損一分

而爲商商聲七十二三分損一分而爲羽羽聲四十八三分損一而爲角其爲說已非矣漢史所載之律同爲夏律乃此損而彼則益同爲秋律乃此益而彼則損舉一以例其餘吾不知所損欲實合何圖所益欲潛符何候其爲此紛紛損益何耶呂覽淮南上六律皆從損下六律皆從益遷史班志凡陽律皆從損凡陰律皆從益大氐皆穿鑿之談令欲樂道大明必盡損此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諸說而後可也

疑隔八相生 謂五音三分損益猶可謂十二律三分損益則不可十二律三分損益是因宮商角徵羽三

分損益之說而誤用之而隔八相生是又因十二律三分損益之說而訛成之者也管子以五音準四時而淮南亦以十二律準十二月管子謂宮聲八十一而淮南亦以黃鍾爲八十一管子謂徵聲五十四而淮南亦以林鍾爲五十四管子謂商聲七十二而淮南亦以太簇爲七十二管子謂羽聲四十八而淮南亦以南呂爲四十八管子謂角聲六十四而淮南亦以姑洗爲六十四誠可謂善于刻畫矣然黃大太夾姑仲則以二律而當一音以當宮商角蕤林夷南無應則以三律而當一音以當徵羽可乎音但有五而

律則有十二、既難於分配、則又自姑洗六十四[illegible]
復棄其一算以三分損益諸律、姑洗本六十四可去
一、而以六十三爲算乎、彼徒欲三分損益上生下生
以求合管子損益之說、不知應鍾之增六分、蕤賓之
增二分、大呂之增三分、而以七釐五毫通爲一分、夷
則之增五分、而以五釐一毫通爲一分、是果得爲造
化自然之數乎、史遷置一而九三之之法、誠可謂至
精矣、蔡亦然、其以寸分釐毫絲爲法爲數、此何爲乎、
徵爲夏、商爲秋、羽爲冬、角爲春、黃鍾爲十一月、大呂
爲十二月、太簇爲正月、夾鍾爲二月、姑洗爲三月、仲

漢史併言子而失之所謂損益只往來過[illegible]而不

呂爲四月。蕤賓爲五月。林鍾爲六月。夷則爲七月。南呂爲八月。無射爲九月。應鍾爲十月。管子之以徵生商。即所謂以夏生秋也。商生羽。即所謂以秋生冬。以羽生角。即所謂[illegible]春。其說爲管弗是。若果如漢史。則黃鍾生林鍾。是十一月而生六月。林鍾生太簇。是六月而生正月。太簇生南呂。是正月而生八月。南呂生姑洗。是八月而生三月。姑洗生應鍾。是三月而生十月。應鍾生蕤賓。是十月而生五月。蕤賓生大呂。是五月而生十二月。大呂生夷則。是十二月而生七月。夷則生夾鍾。是七月而生二月。夾鍾生無射。是二

月而生九月無射生仲呂是九月而生四月有是理乎若造化或無是理則隔八相生之說無所復用其爲此毫釐分寸之法卽析入秋毫將安用乎律呂元聲律呂管見知十二律上生下生爲非而不知引管子以正之故天下猶然不服夫管子損益之說不過據四時流行序次偶一言之而其後遂一誤至此甚矣著書之不可不愼也

疑納音隔八相生以宮角商羽徵爲序○隔八若併前律後律爲入其實所隔但六耳如甲子乙丑海中金隔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至壬申癸酉復爲劍鋒金如丙寅丁卯爐中火隔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至甲戌乙亥復爲山頭火卽黃鍾隔大太夾姑仲蕤生林鍾林鍾隔夷南

無應黃大生太簇皆中間所隔
惟六辨前後為隔八相生也

黃	甲子商金	丙子羽水	戊子徵火	庚子宮土	壬子角木
大	乙丑商金 伏羽	丁丑羽水 伏徵	己丑徵火 伏宮	辛丑宮土 伏角	癸丑角木 伏商
太	丙寅徵火	戊寅宮土	庚寅角木	壬寅商金	甲寅羽水
夾	丁卯宮火 伏宮	己卯宮土 伏角	辛卯角木 伏商	癸卯商金 伏羽	乙卯羽水 伏羽
姑	戊辰角木	庚辰商金	壬辰羽水	甲辰徵火	丙辰宮土
仲	己巳角木 變	辛巳商金 變	癸巳羽水 變	乙巳徵火 變	丁巳宮土 變
蕤	庚午宮土	壬午角木	甲午商金	丙午羽水	戊午徵火
林	辛未宮土 伏商	癸未角木 伏角	乙未商金 伏羽	丁未羽水 伏徵	己未徵火 伏宮
夷	壬申商金	甲申羽水	丙申徵火	戊申宮土	庚申角木

南	癸酉商金	乙酉羽水	丁酉徵火	己酉宮土	辛酉角木（伏商）
無	甲戌徵火（伏羽）	丙戌宮土（伏徵）	戊戌角木（伏宮）	庚戌商金（伏角）	壬戌羽水（伏商）
應	乙亥徵火	丁亥宮土	己亥角木	辛亥商金	癸亥羽水
	甲乙 秋冬夏 金水火	丙丁 冬夏長夏 水火土	戊己 夏中冬 火土木	庚辛 中春秋 土木金	壬癸 春秋冬 木金水

納音之法、卽十二律隔八相生之法、故謂之納音、納音若驗、則十律隔八相生、或猶足信、今方技家間用之、而其符應皆不若納甲爲妙、則納音何用也、納甲（納甲之法、以甲子爲木、甲寅爲木、甲辰爲土、納音之法、以甲子爲金、甲寅爲水、甲辰爲火、）雖其所立之法、縱則以宮角商羽徵爲序、而横則以間一伏一爲變、未嘗不有合于潛見錯綜之意、（吕永豐㝡要世法、）然用

之而不效驗之而不應則納音必不足信納音既不足信則隔八相生之法無所考驗論樂者亦不必以此說爲宗矣況其以金始以水終而又以癸巳之水甲午之金爲居中之莞籥則亦未識律呂象天從南徵而不西商之妙又何足與之論樂也哉

疑十二律之外復有黃大太夾四清聲此即旋相爲宮之法

律何以有四清聲此起於禮運旋相爲宮爲之者蓋黃鍾爲宮則大呂爲黃鍾之商太簇爲黃鍾角夾鍾爲黃鍾徵姑洗爲黃鍾羽（大呂爲宮）則太簇爲大呂之商夾鍾爲大呂角姑洗爲大呂徵仲呂

爲大呂羽太簇爲宮則夾鍾爲太簇之商姑洗爲太簇角仲呂爲太簇徵蕤賓爲太簇羽夾鍾爲宮則姑洗爲夾鍾之商仲呂爲夾鍾角蕤賓爲夾鍾徵林鍾爲夾鍾羽姑洗爲宮則仲呂爲姑洗之商蕤賓爲姑洗角林鍾爲姑洗徵夷則爲姑洗羽仲呂爲宮則蕤賓爲仲呂之商林鍾爲仲呂角夷則爲仲呂徵南呂爲仲呂羽蕤賓爲宮則林鍾爲蕤賓之商夷則爲蕤賓角南呂爲蕤賓徵無射爲蕤賓羽林鍾爲宮則夷則爲林鍾之商南呂爲林鍾角無射爲林鍾徵應鍾爲林鍾羽此皆得十二律

正聲以備五音矣至(夷則爲宮)則南呂爲夷則之商無射爲夷則角應鍾爲夷則徵十二律至應鍾巳窮而黃鍾最尊不復爲他律所役既不敢以黃鍾爲夷則羽而夷則又不可有商角徵而無羽故不得不置黃鍾清以爲夷則之羽若(南呂爲宮)則無射爲南呂之商應鍾爲南呂角十二律至應鍾巳窮而黃鍾最尊既不敢以黃鍾爲南呂徵大呂在黃鍾下又不能越黃鍾以大呂爲南呂徵而南呂又不可有商角而無徵羽故不得不以黃鍾清爲南呂徵而復置大呂清爲南呂之羽若(無射爲

宮則應鍾爲無射之商、十二律至應鍾已窮、而黃鍾最尊、既不敢以黃鍾爲無射角、大呂在黃鍾下、又不能越黃鍾、以大呂爲無射角、而無射又不可獨有商而無角徵羽、故不得不以黃鍾清爲無射角、大呂清爲無射徵、而復置太簇清爲無射之羽、若應鍾爲宮、則十二律至應鍾已窮、黃鍾最尊、既不敢以黃鍾爲應鍾之商、大呂在黃鍾下、又不能越黃鍾以大呂爲應鍾商、而應鍾又不可無商角徵羽、故不得不以黃鍾清爲應鍾商、以大呂清爲應鍾角、以太簇清爲應鍾徵、而又復置夾鍾清爲

應鍾之羽、是夷則窮於羽、而後有黃鍾清、南呂窮於徵羽、而後有大呂清、無射窮於角徵羽、而後有太簇清、應鍾窮於商角徵羽、而後有夾鍾清、至應鍾爲宮、以黃鍾清爲商、大呂清爲角、太簇清爲徵、夾鍾清爲羽、則十二律旋宮已備、無所復用他律清聲爲商角徵羽、故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皆無清聲、

疑十二律之外復有黃林太南四清聲（此則旋相爲宮之法）

此說即前說、特前說以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爲序、而此說以黃林太南姑應蕤大夷夾無

仲爲序前說以宮商角徵羽爲序而此說以宮徵
　商羽角爲序差微不同耳
如思說似樂但有十二律恐未必有變律恐未必有
清聲此清聲以爲有則十二律疑必皆有以爲無則
十二律疑必皆無今乃獨黃大太夾有清聲而它律
皆無有此其說恐不然其後又有謂黃林太南當有
四清聲而它律皆無有此其說視前說卽差不同而
其謂十二律之外復有四清聲則一十二律之外果
猶有四清聲乎哉夫琴之七絃其中絃乃虛之以象
太極而其實則六絃琴之十三徽其中徽乃虛之以

象太極、而其實則十二徽。瑟之二十五絃、其中絃乃
虛之以象太極、而其實則二十四絃。和笙之十三簧、
其中簧乃虛之以象太極、而其實則十二簧。箎篴之
七孔、其大孔乃鑿之以爲吹孔、而其實則六孔。琴之
六絃、簫箎篴之六孔、每一絃一孔皆具二律、則十二
律之驗也。琴之十二徽、編簫之十二管、和笙之十二
簧、每一徽一簧一管各具一律、則十二律之驗也。何
者、造化有翕闢、聖人仰觀於天地之間、而得其翕闢
之理、故其制爲樂、使琴則一絃具兩律以爲翕。瑟則
兩絃合一律以爲闢、箎篴則一孔具兩律以爲翕、簫

笙則兩簧兩管合一律以爲闔造化有縱橫聖人仰觀於天地之間而得其縱橫之理故其制爲樂使瑟則得其縱以爲絃琴則得其横以爲徽笙則得其縱以爲簧（奏笙成該簫管等）遂則得其横以爲孔樂之十二律正體也琴之十二絃簫之十二管笙之十二簧正局也然造化有叅伍錯綜聖人仰觀於天地之間得其叅伍錯綜之理故其制爲樂既半而爲六以入於十二之內復倍而爲二十四以出乎十二之外且豈惟如是又自六聚之於五以爲五孔之塤（土數五土最尊故塤之但具五音而不具十二律所以尊土也）又自二十四散之於三十六以爲

三十六簧之竽。而然後收之於象一元太極之鼓。聖人之制器即所以象律。聖人之作律即所以定器。豈有律呂之目。既非十二律之用正。又非六律之用半。既非二十四律之用倍。又非三十六律之用參。乃此則十二律之外。以黃大太夾爲四清。彼則十二律之外。以黃林太南爲四清。既謂正律有十二。正半律有十二。變律有十二。變半律有十二。而編鐘編磬。每一虡之間。又徒具十六枚。而不備陳四十八枚之數。況唐制十六枚雖具。又往往多不考擊。如張文收所謂啞鍾之類。則又惡在其爲四清聲也。以余揆之天地

千古眼孔世俚而盲習之所惑

聞自有理聖人作樂自有造化古今所傳樂器雖非應五應六應十二與二十四三十六諸數其它如所謂韶簫十管管籥二十二管巢笙十九簧之類皆後人附會聖製以自成其私說恐不得謂之雅樂況簫管篪遂除吹孔之外皆正具六孔已明示六律十二律之意而晉魏唐宋乃以管色十六字濫之四一工凡諸字既有下四上四下一上一下工上工下凡上凡之别而五之一字至有上五下五緊五之别或一絃而具二律或一孔而具三聲宜乎四清之說得盛行於千世而余終嗫嚅不敢發一語以相質也。

宮縣之制凡國有大祭祀大朝會則鍾磬各十二皆用陳四面如居肆故曰全為肆若但小祭祀則十二律但半設如半墻故曰半為堵如必執周禮全為肆而四四當十六枚則周禮小胥有肆必枚十六之說誤以旋相為宮此禮運之言也五音六律十二管亦禮運之言也今晉魏唐宋徒欲為旋宮之說遂虛增入清之律而不計旋相為宮之上即明載五聲六律十二管之文均之為禮運而十一字之中酷信其下文之四字而必不信其上文之七字非余所敢知矣

十二律之外復有變律正半律變半律即子律即子聲

禮運謂五音十二律此必律但有十二必不復有變律有變律已非矣而又云有正半律有變半律此恐非必如若說是正律十二變律十二正半律十二變半律十二總之凡四十有八然則聖人何不曰四十八律乃第云十二律耶究推其意第因樂記謂宮爲君而漢儒謂黃鍾即宮遂亦以黃鍾爲君又因樂記有迭相陵謂之慢之說恐十二律旋相爲宮或至以諸律陵黃鍾故多爲變律以避之其情婉其法嚴其詞正誠可謂得尊君大義矣然無射爲宮黃鍾爲商無射四寸八分之數少而黃鍾九寸之數多其勢必

以商陵宮。乃以黃鍾九寸之正律。減而爲黃鍾四寸三分之變半律。謂半律之變以避陵逼之嫌。夷則爲宮。黃鍾爲角。夷則五寸五寸之數少。而黃鍾九寸之數多。其勢必以商陵宮。乃以黃鍾九寸之正律。減而爲黃鍾四寸三分之變半律。以避陵逼之嫌。如仲呂爲宮。黃鍾爲徵。仲呂六寸五分之數少。而黃鍾九寸之數多。其勢必以徵陵宮。乃以黃鍾九寸之正律。減而爲黃鍾四寸三分之變半律。以避陵逼之嫌。如夾鍾爲宮。黃鍾爲羽。夾鍾七寸四分之數少。而黃鍾九寸之數多。其勢必以羽陵宮。乃以黃鍾九寸之正得減而

爲黃鍾四寸三分之變半律以避陵逼之嫌如是則是減黃鍾以尊無夷仲夾譬之猶抑君父以尊臣正樂記所謂陵所謂慢尚爲尊君耶黃鍾九寸九寸其體也今乃倐減爲八寸七分八厘有奇以爲黃鍾變律倐減爲四寸五分以爲黃鍾正半律倐減爲四寸三分八厘有奇以爲黃鍾變半律一黃鍾之律而人得三四分之以是說恐未可謂之尊君也夫黃鍾君也今既有正黃鍾又有正半黃鍾既有變黃鍾又有變半黃鍾一樂而四黃鍾是一天下而四君父何謂尊君耶律至于三寸九分以上卽其聲已涉太清僅

可以為道調法曲不可用矣今太簇變半律三寸八分以上所用者尚有太簇變半夾鍾正半姑洗變半仲呂正半蕤賓正半林鍾變半夷則正半南呂變半無射正半之九律恐不免過于輕清幾於噍殺而不可為中和之音尚可用耶律呂相去至七厘即神瞽師曠亦未必能辨矣今南呂變律去南呂正律但六厘八毫應鍾變律去應鍾正律但五厘二毫姑洗變半律去姑洗正半律但四厘八毫南呂變半律去南呂正半律但三厘九毫應鍾變半律去應鍾正半律但二厘六毫樂道即精微有能辨析至三厘九毫二

厘六毫者耶此又不得不疑也況南呂正半律與南呂變半律相去但三厘九毫即已分為兩律應鍾正半律與應鍾變半律相去但二厘六毫即已分為兩律乃大呂正律與黄鍾正律相去已六分一厘四毫而猶未分為兩律耶

若黄鍾正律虚而不用而以黄鍾變半律旋相為宮則此黄鍾變半律以為卽君而黄鍾正律又虚而在上以為非君而其名又為黄鍾然則此黄鍾變半律將名為何者豈有處其位於君臣疑似之間以周旋於二十八律之内而可以為尊君者哉

疑宮商角徵羽五音之外復有變宮變徵二音世儒謂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恐音節不和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比宮少高謂之變宮凡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七音

夫天但有五星地但有五方造化但有五行世但有五運人但有五常則樂之但當有五音而不當有七音。明甚韋昭注國語乃至指七律爲七音何說也夫黄鍾大呂太簇等律也宮商角徵羽音也王所問鳩所對皆七律十二律無一語及宮商亦明矣昭何自遂以律爲音也若七律即七音則七音與天地並生特一拊一絲一竹濁者即宮商清者即羽角八音

一陳七音畢見自然義作樂時已然矣非至周方有七音周景王又何必以七律問伶州鳩又何獨以武王爲對也吾正由鳩之說益知樂但有五音遂立調之法凡起調必始於宮自宮至羽其多寡清濁之序豈能皆順欲其不相陵犯此不過以上宮下宮順數逆數爲別耳以宮居上而以宮商角徵羽順而數之則謂之上宮以宮居下而以宮商角徵羽逆而數之則謂之下宮宮之有上下即卦之有上下此造化不易之至理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此十二律之序也夷則之上宮乃夾則居上爲宮而南無應黃

各次第相遞而下以爲商角徵羽黃鍾之下宮乃黃鍾居下爲宮而應無南夾各次第相遞而上以爲商角徵羽黃鍾之下宮即夾則之下宮其調雖異而其律則非有異也太簇之下宮乃太簇居下爲宮而大黃應無各次第相遞而上以爲商角徵羽無射之上宮乃無射居上爲宮而應黃大太各次第相遞而下以爲商角徵羽太簇之下宮即無射之上宮其調雖異而其律則非有異也夾則之上宮黃鍾之下宮用夾南無應黃五律以備五音太簇之下宮無射之上宮用無應黃大太五律以備五則音之但止於五而

萬萬不至於七。已自可見。總武王所用四調二十八律而數之。黃鍾凡四用。大呂凡再用。太簇凡再用。夷則凡再用。南呂凡再用。無射凡四用。應鍾凡四用。而總之所用不過夷南無應黃大太之七律。則鳩之所謂七律已自可見。而反捐七律以為七音。何也。夫夷則之上宮。即黃鍾之下宮。而武王必兩異其名。名夷則之上宮曰羽。名黃鍾之下宮曰厲。太簇之下宮。即無射之上宮。而武王必兩異其名。名太簇之下宮曰宣。名無射之上宮曰嬴者。（羽厲宣嬴。四調名也。亂者樂之卒章也。國語嬴字下亂字。言以嬴為亂也。即論語關雎之亂是也。）此即周易反對之卦。自上而下

順而數之則爲乾下坤上自下而上逆而數之則爲坤下乾上而聖人於乾下坤上必名之曰泰於坤下乾上必名之曰否庖羲之卦同而名異即武王之調同而名異此造化天然之妙自當如是詳見元章昭易篇其不察於此而誤指以爲七音遂使變音變徵之說更歷數千載而猶然未悟甚矣昭等之足害天下也

武王七律五音圖

國語周景王問武王用七律、伶州鳩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簇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辠、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三代樂制俱亡於秦火、惟此篇幸存。乃萬世樂律之

根本也今創成此圖簡易明者一覽洞然使延壽京房董見之必不謂五音之外復有變宮變徵矣

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

宮 商 角 徵 羽

(夷) (南) (無) (應) (黃) 自上而下

黃鍾之下宮名之曰應

羽 徵 角 商 宮

(夷) (南) (無) (應) (黃) 自下而上

夷則之上宮亦夷南無應黃黃鍾之下宮亦夷南無應黃特夷則之上宮起於上自上而下故曰上宮黃鍾之下宮起于下自下而上故曰下宮觀其律止於用五則樂之止於五

音可知矣。

太簇之下宮名之曰宣　太簇之下宮亦無應黃大太無射之上宮亦無應黃大太特太簇之下宮宮起于下自下而上故曰下宮

羽　徵　角　商　宮

無　應　黃　大　太　自下而上

無射之上宮名之曰贏以此為樂之卒章　無射之上宮起于上自上而下故曰上宮觀其律止于用五則樂之止于五音可知。

宮　商　角　徵　羽

無　應　黃　大　太　自上而下

夷則之上宮黃鍾之下宮　總此四調止用

皆用夷　南　無　應　黃　　夷南無應黃大

夷則之下宮無射之上宮　　太七律周景王

皆用無　應　黃　大　太　　所謂七律即此

古帝王制調未必十二律悉用故武王象成四調惟用夷南無應黃大太七律伶鳩之對鶉火之分乃張十二度天駟乃房五度自張歷翼軫角亢氐至房凡七宿火居午天黿居子自午歷未申酉戌亥至子亦凡七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星在天黿所歷皆七辰故其樂用七律爲常以七律爲七音也

謂五行之外土木火水復有餘氣此傳自梵竺前代諸家曆所不道律呂天道也五氣之外旣非有它餘氣則五音之外必非有它變音今謂有變宮變徵非也若謂十二月之外而復有閏月似亦當五音之外而復有變音則曆法必越六十月而方閏兩月今正音不過五而變音卽有二尚可謂律曆一道然則是置閏之法越五月輒當再閏亦不必五歲而後再閏寧有是耶衰周而後諸作者往往各以其所制爲音如所謂九歌八風七音之屬皆是凡所爲七音或不過以調言或不過以器言第年代緜邈無可考見耳

若果謂七音即七聲，言七音即不必復言五聲，言五聲即不必復言七音。而晏子對景公、子太叔對趙簡子，乃皆云以七音奉五聲，此又何也。禮運謂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六爾謂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論樂者亦可以深長思矣。

疑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

造化但五音，其謂有七音已非，五音爲虛位無定律，其專指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則尤非。此所云云，謂其爲黃鍾一均猶

可、若通論十二均、則五音周流上下、變動不居、或時以黃鍾爲宮、或時以黃鍾爲商、或時以黃鍾爲角、或時以黃鍾爲徵、或時以黃鍾爲羽、或時以大呂爲宮、或時以大呂爲商、或時以大呂爲角、或時以大呂爲徵、或時以大呂爲羽、寧有定在、

疑宮商角徵羽有數　宮徵商羽角乃五音流行之序、宮商角徵羽乃五音多寡之數、五音在天地彼豈自知其多寡之數、不過自率其流行之性、一音長則一音必短、一音抑、則一音必揚。蓋長則其氣匱其勢自不足而易短、抑則其氣緩、其勢自有餘而易揚。即

四時多寡之序夏以二七之少盈而爲四九之秋秋以四九之多匱而爲一六之冬其大要亦不過如此故五音但當論宮徵商羽角流行之序不必論宮商角徵羽多寡之數

疑宮聲八十一商聲七十二角聲六十四徵聲五十四羽聲四十八　律定於器者也聲生於數者也其數八十一即其聲自爲八十一數之聲其數七十二即其聲自爲七十二數之聲必未有數爲八十一而聲爲七十二亦未有數爲七十二而聲爲八十一者夾鍾之數七十四也林鍾之數六十也若五音果有

數。則宮數八十一、宮之數已定矣。豈復能爲七十四、又豈復能爲六十。周禮又何曰禮天神則夾鍾爲宮。禮地示則林鍾爲宮耶。此一宮也。夾鍾既可以爲宮。林鍾又可以爲宮。黄鍾又可以爲宮。是宮之周流變動。已自可見。高偉如文利乃猶謂宮聲五十商聲八十角聲九十徵聲七十羽聲六十變宮聲五十變徵聲七十審密如邢直乃猶謂宮聲三十九徵聲八十一商聲五十七羽聲六十二角聲七十五變宮聲四十五變徵聲九十是何習俗之移人雖賢者亦不能自免有如此哉

管子之意、未嘗不佳、特其詞微有語病、而淮南龍門輩、見其謂宮聲八十一、遂亦以黄鍾爲八十一、又妨於黄鍾九寸、遂變其說、謂律法當以九分爲一寸、以强合九九八十一之數、天下豈有九分可以爲寸者哉。

疑七音爲七始　天開於子、人生於寅、以黄鍾爲天始、太簇爲人始、似矣、林鍾乃未律、非丑律、林鍾可爲地始耶、孟冬爲十月、十月建亥、應鍾亥律、謂應鍾爲冬始、似矣、寅太簇爲春始、而姑洗則三月巳仲呂爲夏始、而蕤賓則五月申夷則爲秋始、而南呂則八月

姑洗可爲春始蕤賓可爲夏始南呂可爲秋始耶周禮祭地示以林鍾爲宮其意指至爲精遠非獨謂林鍾陰生其氣類與地相合陰生於蕤賓非生於林鍾若因周禮以林鍾禮地示遂指爲地始然則圜鍾禮天神又何不以夾鍾爲天始耶且虞書但云以五聲十二律察治忽曷嘗有所謂詠七始云云也而漢志輒率意增之唐宋諸儒不信虞書乃深信漢志不疑何耶

疑漢律絲忽初杪　造化但紀大凡不必太細及毫末譬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舜典多言之則曰朞三

以粮房筭乎筭律耶

百有六旬有六日，是於三百六十五日之外而多言一日。易繫少言之、則曰凡三百六十當朞之日、是於三百六十五日之內、而少言五日、乾坤二策、皆有畸零、而易繫但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則造化之數但當舉大凡而不必細及毫末已、自可見樂道雖至微然亦至寸分即可以已矣今必欲定某律為幾釐幾毫幾絲某律為幾忽幾初幾杪、同為十二律、乃某律或有寸而無分某律或有寸而有分某律或有分而無釐毫某律或有釐絲忽甚至併釐毫絲忽初杪而俱有之、